續羊棗集

續羊棗集卷之六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格物與處物先後

讀書錄曰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此朱文公或問引程子語也曰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愚謂格物知止以前事致知之道也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能慮之

事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止則定靜安而物來能慮止未必盡知則隨事之所至而窮其理要亦有不可廢者此所以皆謂之窮理然畢竟窮理在未有事之先慮在方有事之際處其當否正所謂慮不可盡謂之窮理也

韓文公謝自然詩

韓文公謝自然詩蓋傷其逢妖患而不得盡性命非謂其眞能仙也而揚升舂𠃵言謂昌黎亦爲所欺豈久處荒落失其全篇之意一時趂筆漫談之耶因此

公門墻安敢妄議考其言議文章則所詆三公不易之論敬軒敬齋不假言矣整菴支湖困知記雜學辨其有功於吾道甚大立齋不過一直節之士全無從容穩重氣象定山亦未見大雅去之已當其餘且不敢盡述此外則丘文莊公濬之朱子學的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黃文裕公佐之文集庸言及皇極經世傳樂典等書皆有自得而東陽孫石臺先生揚之質疑藁東莞陳清瀾居士建之學蔀通辨其辨折陽明可謂至到而泳化類編作於祁陽鄧來溪先生球學

者讀其書論其世可以想見其爲人九原可作皆所
願爲執鞭者也〇自已上諸公外能與陽明先生異
同者尚有林次崖先生希元崔后渠先生銑次崖語
見四書存疑明白剴切而后渠語見竹松寤言詞不
煩而意味有餘曰删良能而不用非霸儒與〇陽明
先生答顧東橋徐成之羅整菴諸書眞是遁詞而世
方以爲眞詮支湖與陽明同縣同時人知有陽明而
不知有支湖瓊山與白沙同省同時人知有白沙而
不知有瓊山達之不如闇自古患之矣〇方今學校

諸生忽朱註而自肆其愚甘為異端之下者而不恥壞天下事必自此輩顧其作俑者誰乎而天下方孔孟之也奈何（會稽季彭山先生本篤信陽明而註述聖經確有成說愚欲比之吳草廬）祀先師本為其刪述六經則從祀必其能羽翼六經者敬軒敬齋不假言矣陽明白沙之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孰與整菴文湖瓊山諸公之著述鑿鑿有補於六經而合此取彼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豈惟整菴諸公謂石臺清瀾非今之孟子吾不信之矣

古禮所當更

古道之不可復大者如封建肉刑井田小者如祭用尸坐用席之類不必言矣其當復而不能復者姑置弗論亦有當更而不能更者即士民家言之冠禮三加即用應得冠服一加而以實詞命之似無不可昏禮六朱文公并作二次已似近情但既欲與爲昏豈有不知其名不以爲吉而納采者既納采矣得其名卜之不吉將何以處乎此近於虛僞不如已之既許之後即當納徵有不便則先行定俟後納聘請期似

爲穩實喪之梁冠衰服本朝服制士民平生無朝服居喪服之爲過情況今朝廷之上一歲服朝服無幾日則在公卿大夫亦當斟酌布衣寒士卽其家比封君僭同有位者恐不爲妥況身親執事面垢而已者哉或曰然則廢衰乎曰衰安可廢恐不在同於朝服也餘不能一時盡述記曰禮從宜又曰可以義起惟識者詳之

世子不爲天子服

禮君爲天子三年世子不爲天子服此義不可曉天

子崩三月天下服世子獨非天子之臣乎尊其君而忘大君乎

同爨緦

同爨緦為從母之夫與舅之妻本無服以其同爨故為之緦耳非謂凡同爨者皆緦也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對母出似同一母出則其黨情輕死則情不可殺故有服有不服註謂母死謂繼母其母謂出母恐未必然若繼母在不得為其已死之母

之黨服則何必言母出繼母在母未嘗得罪於父而不得爲其母之黨服則繼母得以壓其母矣恐於禮未順然則繼母非出母之黨將何如曰爲繼母之黨服則死亦服之亦服之不爲出母之黨服可知矣著之以俟識者

宋潛溪小像詩

山陰隱士王万湖題宋景濂公小像詩乞恩繞許下鑾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鵑劍外多回首故

園何處是蕭蕭遺像守青蘿予於鄭義門見之青蘿山名公廟在焉子孫已盡鄭門之好義士世爲守之歲於八月十三日一祭其生辰也因嘆士君子得時行道而不能保其始終天也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非行誼素孚於鄉孰能存其遺廟哉讀方湖之詩爲之一慨

經義

古今文藝三代以上勿論自漢以來字至王右軍止矣古文至韓吏部止矣詩至杜工部止矣若後之舉

業論至陳止齋止矣舉業策蘇長公止矣獨經書義雖至我　朝爲極盛而卒無稱獨步者擅場者或局於時及時者或拘於才自嘉靖以來荆川唐公昆湖瞿公表表矣而尚不能無未到處人謂時文決不可傳豈其然哉文至則不可加於今必有其人矣

夏時周

孔子告顔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非曰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而已也故朱子曰蓋取其時之正令之善金仁山謂孔子以夏時觀夏道必非今之夏小正蓋曰

小則必非其大者豈亦其一端與所謂夏時當必有
制度條教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知哉斯言若但以建
寅爲歲首便是行夏之時則所關於政體者亦不爲
甚急矣王孫滿對楚之問鼎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
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於上下以承
天休非曰重器而已也故贊寧要言曰禹鼎不止圖
山川猛鷙之物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
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註云秦據埶得周鼎自然案
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金仁山謂象物神姦之說滿

蓋設詞以神之占之鍾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爲其爲圖籍所以歷代寶之知哉斯言若但爲重器而已寧能協上下以承天休哉然則呂覽淮南子其襲夏小正而增損之者乎鄭之鑄刑書衞之蒸彝鼎銘其亦以碑碣之未興乎至仁山謂九鼎鑄於禹於經無考當從墨子信哉斯言禹如鑄鼎則所載必先禹貢滿必能言之矣

程伊川引論語意

司馬溫公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伊川不

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哉曰不言歌則不哭蘇文忠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伊川怒二人遂成隙初讀之程説似爲可笑細玩之即其不近人情寧謬陋至此其意蓋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日有朝廷慶禮則不當往弔蓋慶爲公弔爲私臣子以尊朝廷爲心則大臣之弔遲一日亦未爲過耳以伊川之嚴言而人不以爲是何至於怒以此意從容諭之人未必不省使明道先生當此其氣象或當自殊文忠亦無異議矣

士習

風俗日薄不特大者即士人業舉少年自詑其英發視前輩蔑如嘗聞嘉靖年間山陰郁寧野公文少年俊才正爲當道所重同輩所推張晉野公牧初罷府同知歸具贄請教後雖躓蹬數年終第進士同邑陳州同公仕華徐華亭督學時以爲兩浙奇才薦爲董中峯侍郎館客居半歲閱其文因爲改擴二十餘篇曰如我作方成舉子陳不以爲意也晚年始得一貢夫一府同視會元吏侍遠矣郁公知師張而陳忽董

後竟何如小子可以警矣

論語誤句

論語不患寡一節依前二句則後三句當云蓋均無寡安無貧和無傾又不然則均無貧安無寡互言之亦可通乃錯落如此即古聖賢文辭不若後人之瑣瑣恐不至是或傳寫之訛耳

五湖

説者謂太湖即震澤亦名具區即所謂五湖非太湖之外有四也然周禮職方氏所掌東南曰揚州其鎮

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浸五湖若具區
即五湖不應兩言之豈具區在五湖中而五湖則不
盡於具區耶抑别有具區古今地勢滄海桑田不可
考耶何尚書公喬新集註謂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
湖鑑湖也豈湖本有五而太湖居其一亦得稱五湖
耶又曰具區今在蘇州府明兩言之矣今東南江湖
甚多古今言議各有所指恐不可執之以爲必不可
易也

周禮分土

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而孟子王制皆言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梁氏謂所以不同者孟子王制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也周禮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及附庸之國皆在何尚書公謂梁氏之說辨矣然質以書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言終有所不通愚意

惟三之說謂即孟子王制所謂實封未嘗不可通更俟識者詳之耳

三江

五湖或言即太湖非太湖之外又有四或言洞庭彭蠡巢湖太湖鑑湖楊用脩太史又曰洞庭一青草二鄱陽三彭蠡四太湖五至論大江則曰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又言洞庭之有青草即鄱陽之有彭蠡何前後之矛盾也至於三江用脩斷然以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辯矣然不可謂諸家

所指皆此也即以范蠡之言觀之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此必指吳越交爭之所若東江婁江松江太湖已在吳域內恐不待爭之於越況其他乎而說者欲雜援以定江湖所在然則滕王閣序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者亦吳之三江與太湖耶禹貢三江當從楊太史說無疑其餘則今之江湖大小不同不可盡數隨其言而會之可也

記異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除夕樓姓者夫婦并一乳母提

一子又一婢同寢一室至夜分其乳母見一戴破紗帽穿紅者手執銅錘稱我有銅錘何怕你芝蔴稈蓋俗於除夕房門壁徧插蔴稈爲可以闢邪故其言云然也隨向乳母奪其子不予困之乳母聲咿咿夫婦聞之俱起婦先至乳母牀不見乳母抱其子穿紅者奪之婦曰寧我穿紅者怒以鐵鍊鎖婦錘之其夫從至不敢仰視遂昏夫之父母方將就寢聞其婢大叫若有甚痛者問之不應急推開後窻入婢亦無聲視夫婦牀無人乃迷伏乳母牀乳母與婢俱昏迷在地

急以薑湯灌之其婦先蘇言狀且言爲其夫之父在外扣拜始解我索又須臾乳母醒問穿紅者去未然後夫與婢方醒醒時皆吐雖孩子亦然問其婢何以叫不知也此不知是何妖門初開時群犬奔入牀下逐之移時方出人皆聞有腥氣五年前其同宅者一母二女同臥蠶房亦被昏迷而二女竟死亦有腥氣人疑狐精爲祟或又言其宅素有妖物一白鬚老人常見之不知果否也天地間何所不有愚素不信邪聞此記以資談

懸榻

懸榻事陳蕃爲築安郡太守以待郡人周璆爲豫章郡太守以待郡人徐穉一見之本傳一見之穉傳各因所重也

祖述

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文公章句謂遠宗其道近守其法而且曰該本末合內外而言之何等親切明白蓋道無古今故祖述一王於堯舜祖二帝則文三王在其中非遺文武也若法則只當守當代

如何從得夏商而況於唐虞非盡反之其不必變者文武已自因之不必言也近見會試諸卷皆以朱子分道法爲非而且謂憲章者憲章於心而以作春秋等實之恐未得爲確論也

劇秦美新辨

焦狀元竑曰子雲古以比子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辨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之有解也惟秦和胡正甫辨正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

莽大夫恠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惕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后讀雄傳稱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閒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

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頌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去莽篡尚遠而

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漢公今注言稱漢公且云漢與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

其媚莽者乎諒乎叔于之言曰閤百尺未必能投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以爲游說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禮按此文讀之甚可喜但其獄已久反之亦似不易錄之示有道君子留心焉

喪服

朝廷制度梁冠朝服爲上幞頭公服次之紗帽圓領

又次之蓋由三代以來歷朝增損不同至我　朝裁
定如此今之衰服分明是朝祭服制度士大夫平時
未嘗穿朝祭服見父母賓客居喪乃用此制爲服恐
未爲當況士庶平生原無此服乃用此制裁鄙意唯
朝廷大喪禮百官哭臨當用此服其餘品官士庶
家皆所不必已囑子孫我謝世時只依我議毋得拘
泥過情世世守以爲法

狄仁傑

天下事有幸不幸狄梁公周旋於女主之朝幾不免

矣而卒不去此孔子所不能爲也而卒曰潛授五龍取日虞淵夫雙陸不勝之對王方慶同之中宗之還吉頊首倡其議天下後世不曰王方慶吉頊而曰仁傑五王雖多公所進若崔元暐武后明日朕所自擢公之薦張東之等亦后之擢元暐事出偶然耳后豈豫爲傳位地邪夫唐之曆數未終武之縱惡已極徼五王寧無反正之會邪夫以陳平親戚安劉之業說者尤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況以五王之功歸之已故之親臣自後韋庶人之役誰授而誰成之耶

是非毀譽有幸不幸大者尚耳況其小者哉○五王不去武三思終成禍釁識者尤之不知以中宗之昏懦以韋庶人之穢悍三思卽早正其罪天下其無三思耶所恨五王不能討武后莫大之罪使韋庶人復蹈其轍當其時中宗子也武后母也事殊有不易處者或者欲律以皐陶執瞽瞍之義不知孟子之論言之則易爲之則難更有進於此者中宗之廢緣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之一言自當時言之亦爲輕率復辟之後竟寵韋氏以致禍亂況其初已正大位而不能

正已率物自取困辱其無能爲可知矣并相王俱廢而擇宗室之賢者以承宗祧如漢立文帝故事盖相王亦武后子也則武后之罪自不容別議然此伊尹周公事非後世所當輕議也

百穀

揚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凡經傳所稱十百千萬皆總其大槩不

必的有此數則此所謂二十者亦舉其成數耳然觀此亦可得百穀之大端而周禮曰三農生九穀職方氏所掌亦言九穀而其在九州唯豫州言宜五種而於青州言宜稻麥不聞有所謂九也豈九亦槩言之謂邪今之言五穀者大抵曰稻黍稷麥菽則麥豈別一種邪抑總在粱之內與黍稷同邪此皆無關大體不必瑣瑣者然辨物者不嫌於詳而亦不可固今吾揚州於穀無所不有而職方所辨咋曰宜稻他可知矣○廣志曰破藏稷逼麥稷也此二者以四月熟據

此則麥似爲粱屬然黍稷麥各一類而粱雖總名亦有一種只名粱者要之不失其爲總名與然則所謂五穀者約言之則稻黍稷麥菽總言之則粱稻菽疏果人各以意見名之不可固也

吳越行成

吳越春秋載句踐請成於吳身爲臣妻爲妾因之石室心竊疑之若是則句踐已降吳矣何謂行成城下之盟春秋恥之甚辱至此不曰無顏立於人世即蠡種善謀伯嚭之奸能格子胥之算入柙之虎恐無復

令嘯於山林之理然古今事勢不齊猶不敢自信也
及讀薛公應旂四書人物考亦不載其事然後自笑
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想請成之時原有是言而人遂
以爲實有是事訛傳不息耳

科舉文

科舉之文自弘正以來日盛至嘉靖年間辭理燦然
隆慶中未改也至今萬曆日趨於敝天下士子厭薄
宋儒堂奥莊列宗主佛老性理大全一書無窮妙理
皆以發明六經有習之者詆爲俗儒山林老僧一字

不知得之者以爲奇貨及作爲時文全無體認但能與章句背者便爲奇士每開科禮部文移必有正文體一條無不剴切時敝而及至中式文卷猶然舛謬至今萬曆辛丑科極矣豈秉文衡者樂取紕繆鮪篮中取鱓不得不然而後生小子以爲文章以時高下自當如此反謂議者不達時變人心不正邪說橫行有識者坐嘆而已

弟婦

禮記大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

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謂弟之妻不當稱婦也然而不著其所當稱愚意婦之爲言對子而父稱之則曰子婦對夫則曰夫婦弟之妻不得稱弟婦則已之妻不得稱夫婦邪曰夫婦曰弟婦曰子婦各隨所宜稱之未嘗不可若對尊者而言曰某兄之婦某亦未嘗不可大傳此條或有缺文未可知也

續筆東集卷之六

續羊棗集卷之七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雋李高承埏寓公　訂

范燦

邵陵厲公曹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范燦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孫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足不出邑里及晉世祖即位詔以二千

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受燦不
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此其志操
豈在夷齊之下哉而喬等亦可稱孝子前視劉歆後
視郗超眞狗彘耳是時王儀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
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
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
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王祥以孝著而視易姓如固
然山濤以才稱而勸嵇紹仕晉視范王二族有餘愧

憶今所謂曇陽子亦謝自然之儔爾而今之名公鋪張其事以爲三教合一張本二氏爲聖教之害何異荊棘之比嘉木螟蝗之賊禾稼而以一短命鬼爲之赤幟以惑世誣民使韓文公復生升菴再起其將謂何

范文子祈死

柳宗元非范文子祈死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嗚呼死豈人所欲哉文子憂晉將多故因爲是言以悟其君臣彼不悟而此得死

人遂以爲祈而得之不知祈祈爲詭諫死蓋偶然祈死爲妄屍諫爲正衛君悟而晉不悟耳

袁君山

駱賔王討武氏檄有袁君山流涕之語不知君山爲誰或曰安也夫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用其事殊切但安字邵公其稱君山必別有説當時桓譚字君山豈袁桓聲近遂誤用之耶

漢袁氏世系

安司徒

京蜀郡太守

彭議郎

湯太尉

賀彭城相

成左中郎

逢司空

隗太傅

閎司空

忠衛尉

弘

紹

基大僕

術

祕

譚

熙

尚

曜

敞 司空

昕 光祿勳

賞 郎

漢楊氏世系

喜 赤泉侯

○

○

○

又 丞相太尉

○

○

寶

牧 富波相

○

奇 侍中衛尉

亮 陽城亭侯

秉 太尉

賜 太尉臨晉侯

彪 司空

脩

奉

剸

衆 侍中務亭侯

紹興前漢名臣

秦置會稽郡治在吳今之蘇州府是也前漢因之統縣二十六曰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唐鄮富春治回浦後漢始移治山陰統十四城曰山陰鄮烏傷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部侯國然則脩紹興府誌者其敘府名宜當有辨矣句踐原捿會稽種蠡輩自所當敘既霸之後徙治瑯琊夫瑯琊尚在吳也自當以後漢爲始見今新脩府誌敘嚴助朱買臣顏駟三人故發之或

曰郡治雖在吳其政教德澤未嘗不沾我八邑也安得遺之然則烏傷諸縣令金華毗陵諸縣令常州餘杭諸縣令杭州鄞鄮諸縣令寧波富春諸縣令嚴州而烏程海鹽諸縣令湖州嘉興矣皆當敘之耶是故前漢名公但敘之蘇州　實爲當如古今宗法

不當以始遷者爲始祖耶

三年無改

父在觀志父没觀行如果背於天理逆於人情親在當諍親没復曰吾不忍改父之道必曰三年而改則

以禹繼鯀以武庚繼紂當何如耶善繼善述義何如耶故曰可謂孝矣未可謂大孝也蓋孝之一字統言之則百行之本而亦百行之極專言之則愛親而已三年無改可謂愛親矣制行之極恐未盡於此也

門神

除夕各門戶貼換神象以爲新正美觀歲以爲常吾家舊亦如此今思古大夫祭五祀門戶之神各居其一旣謂之神敬事之禮當嚴乃圖爲象貌不惟非神明之道而且近於戲褻立意去之非好爲違衆重神

明也

直戒

晋伯宗每入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戒也爲三郤所譖祁盈將執祁勝鄔臧訪於司馬叔游答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祁盈不能用也卒以不免察於此知所以用直矣

自有亭題

師心子駱石卿郢城太守之難兄平生慷慨負奇氣落筆恍聞神鬼驚讀書之亭大於斗扁取其名爲自有我問所名之義何石卿不答笑而走孔門究竟理無窮兩字源流尚未通檢遍六經無覓處誰知只在魯論中陋巷簞瓢言最切伊川註上分明說苟能尋出樂事來方識聖賢眞妙訣約之以禮博以文工夫在己不在人至於欲罷不罷後便覺眼前都是春仙人洞口兮草木皆彬彬泌浦湖頭兮鷗鷺皆恂恂烏帶山環兮郎之如申申幞頭峯高兮仰之如閶闔楓

溪浩浩兮聽之如諄諄石橋平平兮由之如循循吾心涵萬象萬物備吾身措之可以爲經綸他日要安天下民君不見古蘭亭正與自有亭相隣願君但飲顔淵水莫學流觴王右軍此威寧伯王公越題先曾祖自有亭詞也其下一圖題云八十五翁寫而詞在其上蓋王公親筆眞足爲吾家世寶而惜爲賤工竊去內葉今少覺模糊耳

父子狀元

類書多載梁顥梁固張去華張師德俱父子狀元以

䂓野詩有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見句故也而王鳳洲說部謂父子狀元者獨宋梁顥及固豈不以張去華雖云榜首是特尚未有御試不得稱狀元耶然時不稱狀元亦應不稱省元固在疑似之間若是則真宗太中祥符二年所放乃東封路榜止三十一人四年所放乃祀汾陰路榜亦止三十人與元年五年所放榜自是不同故省元俱不可考然則顥與固所稱狀元亦不無少間也

夏父弗忌逆祀

夏父弗忌躋僖公之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而三傳同以爲逆左氏則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是同以閔爲文之祖僖之父也夫僖閔之兄也可以父閔哉以是爲言不足以服夏父弗忌之心矣胡康侯謂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庶幾近之然中庸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祭統謂祭所以明昭穆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長

幼遠近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則躋聖賢之說雖非大小之說未為無據愚想古者世及之禮但言以兄及弟以弟及兄者蓋少故當時無所稽考夏父弗忌以己意斷而行之雖臧文仲亦不敢執其非三傳雖言其逆而祖禰之說不通尤甚君臣之義固不可廢兄弟之倫可盡亡哉使聖人處此當必有道而未可槩以三傳之文為得孔子少臧文仲之意也

羊祜機警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即掘斷墓後以

壞其勢此羊之機警也言之者將以中之也使其默默而已寧不爲其所中哉而折臂三公亦疑後人所附會術亦有奇中者恐不若是之神不然是羊惡其折臂而自神其說總是英雄欺人耳

龍惕

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非自然之說乎自聖人而下未有不當戒懼而省察者然孔子至聖其從心不踰矩七十始能之豈盡出於謙巳誨人哉自良知之說出而

學者始爲自然之說初學之士侈然皆以聖人自居彭山季先生龍惕之說誠有所爲然胡不曰戒懼省察而曰龍惕乎若曰乾剛德爲龍而知兢惕爲不出於良知之外然則仍歸於自然耳宜或信或疑諸公之說雖異而枝葉愈多嗚呼言亦何貴於立異哉

司馬德操用財異孔子

司馬德操應人求簇而自棄其蠶人過之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似非孔子裁冉有誨顏路之義以附微生高乞隣與醯之意

則可耳

史多矛盾

作史者事詞浩繁安免矛盾在讀者以意逆之耳偶讀宋史朱弁傳正使王倫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是宋使無節矣而崔縱傳又言縱握節以死朱弁張邵洪皓三人同歸觀其敘朱張於洪之前必朱張之使在洪之前故朱傳有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

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取義等語洪傳有洪
自建炎三年出使至還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
惟晧邵弁得生還等語宋史新編皆節去之而謂晧
留獨久豈得爲實錄哉

渡江賦

許魯齋不答伐宋之問而劉靜脩作渡江賦此理所
必無好事者誤收入之且在續集必齊東野人不知
大義者筆耳韓昌黎與太巔書亦在附集使二公信
作此必有委曲況昌黎素能占地位者哉

四皓

人謂張良以四皓定太子蓋張良贗爲之何立言之易也此何等事而可以贗爲高帝何如人而可以贗欺之哉若其敗露將置太子於何地此淺夫孺子所不爲者謂良爲之乎又謂四人對高帝語皆非正大決非出四皓口嗚呼使正大之語可以易高帝之衷則良等自言之矣惟其不能所以借資於四皓而顧欲其仁義說之耶況四皓客建成侯所已非一日從太子入朝已非一時而曰帝召之不來豈有太子召

而卽來之理不曰太子爲書卑詞安車使辯士固請乎然則其使呂澤告呂后泣留太子之將兵也亦贋者爲之乎其曰四皓欺良則尤不通當時四皓朝野著聞曰帝所不能致則其召之必非一次而良獨不免爲人所欺耶是皆可笑之甚此不過腐儒之談而坊中刻作王陽明論吾不忍陽明先生之受誣也爲一正之

張良箸對

張良論立六國後其言不可者八前七。右皆漫語不

足動人聽況桀紂一事休馬放牛亦一事總之則皆
武王受命一事耳而可以列言之耶故曰其要旨在
八不可一節而又不若楚雖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
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數語爲切

嫁娶周堂

嫁娶周堂圖不知起於何人按之殊可一笑而大統
曆載之世俗同以爲忌然而其說不可通也必舊時
所沿未及删去者耳

喻利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昏姻論財而謂爲戎狄君子不入其鄉者非以其喻利與然而世之喻利者非一事也仕宦而聚貨徇情非喻利與葬親而論禍福非喻利與而人且歆豔之惟恐不得謂能爲君子吾不信也

寒食

世傳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則即清明日也見小詞有清明已過寒食未來之句表之或曰有疾風暴雨日乃是

唐人無恥

人之無恥至唐極矣朱敬則諫武曌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潔白美須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內供奉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武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此何等語而可形之章奏聞之者愧死不暇而從容聽納可謂盛德事乎而一時豪俊無不食其祿任其事天下可謂有人乎當時知恥者一人

狄梁公之盧婕耳

王肅至論

魏王肅諫明帝曰凡陛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罪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顧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無汙宮掖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

爲君不忠之甚者也可謂至論然隱、汚[illegible]之之詞又多乎哉但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不即議而下廷尉夫回以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惟失陛下愼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耶則無以議矣唐馬懷愼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法耳意與釋之同皆一時倉卒之言不暇致詳不以慮終責之可也

續筆稾集卷之七

續羊棗集卷之八

諸曁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禹公 訂

本朝理學

本朝理學泳化類編所載薛文清公敬軒先生瑄胡敬齋先生居仁羅文莊公整菴先生欽順曹正學月川先生端胡太僕前府尹公文湖先生鐸章文懿公楓山先生懋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寶羅文毅公一峯先生倫陳恭愍公克菴先生選周[illegible]翠渠先生瑛

蔡祭酒虛齋先生清張布政克脩先生吉呂侍郎涇野先生柟陳布衣剩夫先生真晟吳聘君康齋先生與弼陳檢討白沙先生獻章王文成公陽明先生守仁薛考功西原先生蕙共十八公比楊月湖所錄去張侍郎東白先生元禎莊郎中定山先生泉黄憲副未軒先生仲昭鄒吏目立齋先生智四公而增羅文莊曹正學胡太僕邵文莊呂侍郎王文成薛考功其中於陳檢討王文成薛考功詆之甚力而以陳布衣吳聘君與之同巷似亦有意者禮生也晚不及窺諸

矣然紹卒不失爲忠臣其初不欲仕晉豈苟然哉

梁節王

讀梁節王暢謝疏處仁遷義眞實之心溢於言外以詞多不載至天子報詔尤爲平實可誦當時載筆之臣俱可知矣

鄧攸

鄧攸避難棄巳子以全弟子出不得已中興書乃有繫兒於樹之說何殘忍至此以攸之清慎平簡不忍其弟之無後而忍於其子之卽死此理之決無者史

文多失實無足怪也又有謂攸很其以勞為妄遂不復畜此又無理之甚者買妾一時之誤很之而自絕其嗣以攸之識必不至此

張融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應者張思光融在下座抗聲言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嘆以為佳夫敵人之來去關係非小正君臣講求熟慮之時老成者未發言而在下座者敢以訣言進可謂有道乎所以聖人惡利口也

王裒

王裒與管彥爲友約男女爲婚彥後葬父於洛陽裒遂別嫁其女因語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曰嫂是齊人兄當還齊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嗟夫古人於婚姻朋友之間其重如此此所謂義合者也

孤哀子辨

丘文莊公曰按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

書儀於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釆之類皆謂巳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註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則父母喪俱稱哀子爲當然世俗相承巳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豈其謂父亡母存年未三十者發哉不然何難變之有

喪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

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二章之意互發父没以下不必言父存則母及婦與兄弟之喪皆父主之主之兼外而賔客內而斂殯奠祭諸事言惟婦異其虞與卒哭父不爲主其夫主之無夫者子主之而祔則仍父爲主蓋祔有主在故也言虞卒哭則朝夕奠與祥禫可知若賔客等類則未有不主於父者而虞卒哭只言婦則母與兄弟仍當父爲之主又不必言然則喪有二主乎所謂喪主者𠍽紀饋而言以賔

客爲重饋奠其一節耳又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妾之喪以其攝爲女君且自主則父之於母妻可知矣而練祥使子終不得同於女君耳

報應

一道人采茶賣得銀十五兩一道人持之走賣茶道人追之急至紫陽宮前匿松林中宮中一道士見往問之道人以銀授之曰善爲我藏道士收去追者至捕紐出宮前索前銀道士不認曰汝何曾有銀付我

道人罵曰罷罷我去必死死則爲風犬噬汝後二年道士臥帳中一犬徑至帳中噬其手足道士驚曰已矣此某道人報我也不數日死至今宮中道士傳之報應之說若渺茫而道人一言其驗如此張睢陽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祿山之死安知非忠魂假手於慶緒而戮之耶

弔哭辨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及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
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說者皆謂曾子既聞孔
子前說必不以母喪弔子張不知三年之喪雖功衰
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又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
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期之喪未葬
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
功緦執事不與於禮此可見弔與哭專言弔則哭在
其中言哭又言弔則哭爲死者弔爲生者如世叔父

母兄弟之喪即在父母喪無不往哭之禮故服其服而往孔子喪顔淵如喪子門人喪孔子若喪父而皆無服則曾子喪子張當如兄弟而無服可知故不得已以齊衰往哭不易衰者無服可易也故其言曰我弔也與哉言往哭禮所不禁也且記者之詞於曾子言齊衰往哭於或者言齊衰不以弔蓋曾子本往哭而或人疑其爲弔耳況有練則弔之文乎苐孔子告曾子之詞兼言弔哭則哭亦似有不可不知此哭字蓋言其泛者若曾子與子張雖無服而情深義固與

有服者等恐非泛常者可比曰好事者爲之辭曰夫禮之事不可盡信其重曾子至矣不可謂得其意也

喪期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自宋至今已爲定制若論古制則以二十五月爲正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者言此月之中也故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惟父在爲母期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喪三年所以爲極而止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

意各有爲而後人不察遂緣此而解中月爲間一月矣罔極之愛有隆無替誰敢挽今而反之古然文徒隆而貫則日不至禮謂七十者披麻在身今之人皆七十者耳

朱子重葬地

今之論葬地者多援朱子以伸其說以其有山陵議及用蔡季通術兆其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故耳山陵之議一則曰擇最吉之處二則曰別求吉兆且曰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似亦不能令世俗人之

論不知臣子對君父之言自宜如此其葬親之遠未能悉其巔末恐未必盡如今人區區以禍福爲意也而信用季通亦事理所宜按季通父名發字神禹自號牧堂老人著地理發微十八卷季通既其子況能博學多聞朱子一見許以老友相與之久一旦有大事不與之謀而與誰哉但人傳季通得康節之學豈不能讀父之書每爲鄉人改葬而吉凶不能皆驗及貶道州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壠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夫人之譏

身之遭固所不足計而爲人改葬恐非有識者事卽朱子未必盡用其說而業與之共事使挾邪術者得以藉口是以君子愼擇術而又不可不愼所與也

祔祭

按察司新頒四禮簡儀移祔祭於大祥之後極有斟酌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至今仍在卒哭之後者沿周制也況古今廟制不同古諸侯五大夫三皆各一廟故祔者告其祖以當遷他廟而告新主以當入此廟逮大祥後遞遷舊主而以新

主居之令一廟耳將何以為詞況喪三年不祭正為其吉凶異道卒哭雖漸用吉畢竟為凶不若移於大祥之後即於此時改題入廟不惟得孔子善殷之意而事皆次第可行後之學者察之

墓祭

墓祭非古也或者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之文謂古已祭墓而註曰或禱祈焉意者據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之說墓亦壇墠之類耳然即禱祈亦祭也但其以冢人為尸終非正禮豈所

謂祭墓即前大喪度甫竁時告后土之祭前言遂爲尸專指大喪禮此則通言諸侯以下故曰凡耳覲小宗伯之職成葬而祭墓爲位註言先祖形體託於斯地祀其神以安之亦可見矣以愚言之墓藏廟祭古義極明第勢亦有不得不祭墓者天子諸侯姑置弗言古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惟考妣耳其他不在祭列者豈能遂已因春秋拜墓祭之亦出人情寒舍新定春秋廟祭後止拜墓已祧者拜墓時祭之然其禮從簡舊從鄉俗新正清明拜墓疏數失宜

今亦改定春秋各一次不識知禮者以爲何如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諸儒立論不同以經傳語多矛盾故也以愚言之春秋之文只當以春秋爲斷則周之以建子之月爲春爲正月明矣特王字終不可解闕之可也

書適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産營書手自删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嘗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

至死讀不可了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語子孫曰吾與汝獲良產矣○杜暹家藏書皆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薛文清公曰千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此其為說不同皆得書之適者獨王文成公詆書為無益不知何故

惡書

秦始皇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詐謀其社稷不

知讀書多則忠孝之道明忠孝乃社稷之福也王文成公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遮迷其德性不知讀書多則聞見之益廣聞見固德性之資也

先進流風

吳公琳洪武時爲戶部尚書致仕家居　上遣使察之使者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復召入爲原官尋轉吏部　張少參公繼孟年未五十致政家徒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扁

曰一笑亭日觴詠其中客至弟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即朝貴往訪止折柬相答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默然遇學士大夫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榷風雅亹亹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間留客不過脫粟飯或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即止凡自公第出者輒喜見眉宇相謂曰遇子醇一飯勝別家盛筵其爲人愛重如此〇黃憲副公卷致政歸年方四十有五家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呼指曰黃公來也蓋識其敝輿云居常好客客在座徐起臨

麁服犢鼻衣治具無兼味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
常嘗假農具於鄰其人欲舁送之力辭自肩如田〇
唐太宰漁石公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參良謨說
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
章楓山先生如此迺姪朴菴公拯侍郎暨竹澗
此禮不欲越之耳嘗謂門人董遵曰
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
止用一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

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殊爲可法○嘉靖初紹興府城有三尚書韓公邦憲王公鑑之王公新建伯守仁韓公新建伯父海日翁同輩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皆赴公所稱賀新建以伯爵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儌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新建公候其過乃上馬時人兩賢之○羅春坊洪先已魁天下官修撰侍其父憲副雙泉公於家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

欣如也○嗟夫此皆先進雅道也不可復見矣

一變錄

萬曆午未二科程墨一變序語謂午未諸慁猶爾謹醇至後獲儁諸公則奇文蔚起超然繩檢之外乃知江河所趨勢不可挽令甲諄諄祇爲塗耳飾目具也識者嗟咨不能無慨而齊門竽瑟將何途之從而可是以本坊冥搜廣梓用極一時之變此其意非以爲美而梓之蓋劉向存戰國策意也而四方學士傳而習之以爲作文趨時定當如是曷不以序語玩之

變通

人謂事當變通不知變通極害事不肖在制因有別故承當道意一出謝初正謂事當變通後遂窒礙至今爲恨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與其權而失不若立之有據耳

從祀

孔廟從祀我　朝四人薛文清胡敬齋所宗者朱晦翁文公王文成陳白沙所宗者陸象山今天下之言不歸陳則歸王薛胡一派若絕響矣非果絕響不樹

黨不務名挺然特立方慮不免而敢曰攻異端哉○胡敬齋正學也陳白沙異端也王文成公異端之學而有豪傑之才薛文清公豪傑之才而本聖賢之學

私德

晉文公定襄王於郟請隧而王弗之許正也而謂其功爲私德私勞然則孰爲大功哉特以折其不臣之心焉耳或曰謙辭也王者奉天命而爲天子天所命者有德王謙言無德而晉文定之非奉天命故曰私不然寧足以服文侯之心哉

富辰諫伐鄭

鄭人執請滑之使不可不謂無君卽不伐必當有以處之伐之不爲太過特不當用翟人耳富辰諫之必當時事勢有不可者顧但言兄弟而不以君臣之義度其輕重又不及所以處之者宜不足以動王之聽至其言翟人之情及諫以翟女爲后則其義甚明而王亦不聽則前言之不聽亦未必皆言者之過也

作文詳略

人謂作文之法人之所詳我之所略人之所略我之

所詳予竊怪之近見論文者同然一套或不然之曰時尚如此不可改也則此言正爲對病之藥始知前人立論皆有所謂不可遽疑之也

脩慝解

樊遲問脩慝孔子告以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朱子集註引胡氏曰慝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似爲費解朱子註孟子民乃作慝曰慝怨惡也愚謂於人有怨惡而欲脩之在攻其惡而無攻人之惡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之意何等明

順不知朱子胡爲舍此而取彼也

徐生二詩

盛生時泰頗有時名學亦該博一日大司馬戴公索詩予薦之人去生卽留揮筆授之持至同寮諸君傳視莫不掩口咎予所薦匪人太宰張公瀚爲南司空時以冊徵諸司詩同郡徐生渭素有詩名以從弟與之遊馳書索之諸寮復爲掩口通政周與鹿公哂曰草茅爾安能揚廟堂盛美非徐詩不工乃索之者不量耳後生至都以小集嚴陵祠及謁　孝陵二律見

惠予復呈之諸公無不嘆賞予曰此即諸公曩時所
薄者即盛生未必無佳句偶當其不意耳謹錄二詩
於後　孝陵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魄到西京疲
驢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　孝陵亭長一杯終馬
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身難遇憑仗中官說
與聽自註漢高彷彿　皇祖而少文不逮遠矣故於
第五句見之嚴陵祠大澤高踪不可尋古碑祠木自
陰陰長江萬里元無盡白日千年此一臨我已醉中
巾屢岸誰能夢裏足長禁一加帝腹渾閒事何用旁

人說到今兩詩皆有重字近世文徵明甫田集多如此若陳白沙集專以此詑人謂不忌重字乃爲豪邁恐唐人製律之意不若此耳

翁尚書黃鶴樓詩

翁學靖公黃鶴樓詩湖海數聞黃鶴樓轉蓬遲暮乍來遊已無丹訣留仙閣但見蒼烟送客愁吳苑日斜芳草遍楚墟雲散大江流乾坤芻狗終歸盡徒倚狂歌何所求比崔灝及李太白鳳皇臺詩其感慨則同而風致瀟洒過之客謂之曰送客愁不如送客舟公

曰然當改之不知愁字正用崔詩若毋字便無味以此見公之度量其不欲明所長以抑人如此

三子聖人事

篡逆天地所不容也而揚雄事新莽以女后篡尤天地所不容也而狄仁傑事武曌夷狄主中國天地大變也而許衡事元後之君子非不爲之昭雪而卒不能絕無譏評謂揚雄可恕是夷齊不足齒也而終不至顯位安知非我　太祖薄危素之意耶謂仁傑潛授五龍萬一其功不成將何以自洒耶謂衡不如是

道不行則凡屈身申道者何不可爲藉口耶豈三子所爲蓋聖人事吾人當學子路自當有決

日出入昏明刻數

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八刻共九十六刻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爲六十分總二百四十分布於十二時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有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次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正初刻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正四刻總計八刻二十分故日出於東

未出二刻半而先明日入於酉巳入二刻半而未暝如以昏明考晝夜之刻則晝刻常多於夜凡五刻故史家所載冬至之日晝刻四十夜刻六十本於此也若但考日出入之正則冬至之日晝刻三十五夜刻六十五矣要之史誌所載不同其實一也至於觀昏明之中星當損夜刻以益晝刻且以春分之日論之春分日在奎之初度日當未出纔望壁二度而旦星已中焉日雖巳入必待歷奎九度而昏星方中焉其占四時之中星皆當準此○右宋陳尚德普論也其

言明確必有所授愚素不明百刻之說每以詢人而不得其旨得此良若發矇但終不能無疑者一時何故分爲八刻既分爲八刻何不曰八刻而曰初四刻正四刻既曰初四刻正四刻有初一刻正一刻矣又曰初初刻正初刻何重復若是耶既曰刻則雖止十分亦刻也一時已有十刻是一日有一百二十刻矣而止曰百刻何名實之混耶一時既該八刻二十分則曰八刻二十分可矣而必曰初初正刻何不均分爲十刻耶此在天文家必有所以然之故記之以俟

敎我者

玄孫以下服

後世祭禮祖及高祖孫稱玄孫不知起於何時夢溪筆談謂曾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則古者無高祖玄孫之稱可知予家祠堂亦竊祀四世素稱孝玄孫一日小孫持祀文請曰據詩禮皆當稱曾孫予喜而允之後思古無玄孫之稱故皆

稱曾孫後世既有此二稱則對高祖自宜稱玄然則自高祖而上皆可稱高自玄孫而下皆可稱玄矣寒族合祀溪園公因世遠難稱以宗子爲主稱幾世祖幾世孫由此觀之則卽稱高玄亦無妨矣人有滑稽者言彭祖過老諸孫不爲養訟之官其孫曰雖有根派已無服制判令後母于自養衆皆發笑予曰恨彭祖壽促不及沈公爲官訟之使諸孫忤逆如此衆復大笑附筆○愚初疑妻服夫曾祖父母緦高祖父母亦緦似無分別夫既於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則妻亦

小功豈不稱而有等由筆談之言而考之禮則古人於曾祖原止三月其五月蓋後人所增而未及其妻耳若此則仍舊固可亦似有可義起者不知深於禮者謂當何如耳

續年慕集卷之八

續羊棗集卷之九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訂

葬

古之葬者祖父也今之葬者子孫也古之葬者禮也義也法也今之葬者術也利也幻也而在士大夫尤甚可歎哉

葬祀土地

越中近日富貴家葬禮必請顯者二位一題主一祀

土地皆衣吉服鄙意竊不然之及考宋朱文公家禮亦不然祀土地謂擇遠親或賓客者以其可以吉冠耳主喪者儼然有事而以一吉冠委重禮於他人可乎記曰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祭非與神交乎哀痛迫切之時神必豐之以不純凶之服而主祭不愈於托之他人乎以此言之親祀可也在得冠服之體而已題主擇能書者書之足矣何必顯者○禮部尚書羅康洲公諱萬化之葬本府太守劉公諱庚以事在山請之祀

土地曰非我事也請之題主又不允識者以爲得體記之

不教子

孟子之子無所考見以意度之必不肖之甚者於其答公孫丑不教子之問知之也丑之問明譏孟子之不教其子孟子以勢不行答之不欲暴其子之不肖耳易子而教萬一師之教不行爲父者坐視之乎王荊公曰當不義則戒之而已戒之非教乎不教之於其先而戒之於其後勢必行乎門内之治恩掩義若

孟子之說則一味含忍禮何以曰子放婦出也慮其不祥而養之至於放出可謂祥乎愚意易子而教固所必然其朝夕訓誨自不容已至於父不得而授之子則斲輪之言已至不責之以不堪已爾孟子之見豈不及此必有不可對人言者不得其意而徒使不肖之子藉口以上逆其父可乎表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造墓

時俗造墓者外爲圍墻墓前爲上下拜壇左右階梯

皆以石砌所費不貲夫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又曰墓而不墳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之人故封之崇四尺以識今之爲墓者卽不能盡如古人要當識其所以然之意與其觀美於外不若盡誠於內可省處省之卽品官自有　朝廷品式不隱　君之賜可矣况庶民哉○盡飾於墓不若盡制於廟時俗皆崇重於墓而於藏主處毫不經意未知古人不墓祭之意故失其輕重耳爲我子孫者察之

王荆公

楊升菴言朱文公不當取王荊公而詆蘇文忠公兄弟今其名臣言行錄具在曷嘗不見荊公之短與蘇公兄弟之長其載荊公於名臣錄者正以見其非名臣如泳化類編載王文成於理學者正以明其爲理學之害耳

淵明圖詩

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使飛花過石頭此王葵軒公題淵明圖詩也公爲我暨第一流人品今其子孫頗微訪其詩文不可

得得此一首而已又五言一絕河裏有箇舂鋤鷺鷥飛來歌青天無片雲丟下一團雪此外不可復得惜哉

改家語

嘗在南都集於靈谷一客曰家語一段當改作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長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蠶爲長五蟲各三百有六十而人爲長一客笑曰予亦有是意但蠶當作衆耳愚曰二公可謂道學先生矣王陽明先生詆朱子今

已從祀孔廟詆孔子不得配享孔子耶一座大笑其言亦覺有理

棄疾李璀

唐李璀與楚棄疾之死父事頗相似臣子於君父忠孝不能兩盡不得已而死發於惻隱之至情孰敢少之棄疾為王御士王欲討令尹對之而泣非與之謀憐之而已憐而欲居之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李璀為監察御史知父之必負其君諫之不從而以告其君詢之曰卿以何策自免曰

臣父敗則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嗟夫誦二人之辭能不酸鼻扼腕而繼之以泣哉顧當時二君所以處之者未爲盡道而二臣亦似有可以無死者瓘雖言其父於君然懷光之敗初不由其子之言禮謂事君不忠非孝爲監察御史知有不軌而匿之可謂忠乎是瓘之告不爲賣父而下又未嘗惡養其父棄疾雖曰吾與殺吾父特恨其不敢洩王命耳爲御士而洩王命可乎聞王命而洩之父然則父一而已者爲至論乎而況當時事體不可知王謂國將討焉非惟不當

洩而亦必有不及洩者夫父不受誅仇之可也父受誅而仇其君是黨父爲惡未聞禹與蔡仲之仇其君也使二君於用刑之時明詔二臣之無罪以溫言慰其至痛未必非天理人情之正而死有重於太山卒使二烈士之經於溝瀆也誰之咎哉

六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婚姻之六禮也朱文公家禮并問名於納采而納吉時即納徵已從簡便但禮聞納吉不聞納不吉而告已者旣問其名以不

吉而告休固不失爲誠信於人情亦少有不堪不卜筮於未納采之前而告凶於問名之後與不納采而問名俱有未順不若已之媒氏通名即問其名彼此卜吉然後許諾此皆媒氏事不必行禮許後即納徵聘請期親迎以次隨宜行之不必媒氏似爲穩妥禮可以義起則亦可以義已也

治生

許魯齋謂學者治生最爲急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者利殆亦害於

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此眞切乎允議論若一槩以顏淵屢空子貢貨殖爲勸戒則終身窒碍無以自存即爲黠敖何取於學哉傳習錄謂其誤人著此

娛老

野客叢書謂讀陸李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爲大中大夫歸出槖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帶

百金寶劒安車駟馬從歌鼓琵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醼盡平生之樂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云云 愚謂二公所爲皆少年豪縱氣味何趣之有不如韓蘄王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

其面似有儒者氣象爲可尚耳

李太守好奇

姚安李知府名載贄號卓吾善文能書好講學時講學者多入於禪而此公尤甚然廉靖明達上下愛之一月出一對於觀海樓曰禪緣乗入有下乗有中乗有上乗有上上乗參得透一乗便了佛以法修無滅法無作法無非法無非非法解得脫萬法皆通一日學道出巡予燕之於樓謂予曰此非禪寺胡揭此聯予曰此李太守漫筆愛其奇巧不欲去之耳後李公

求致仕人以予親臨守道不能留之爲言且有傳予去之之說爲去其官者又招致一書生文辭清雅儀容秀發而無姓名籍貫予疑之行文府中查明而竟不回文予曰查之本道事已畢倘有違碍事在該府人又有謂予不能爲太守留賢者然予出滇特李公尚未致仕及致仕竟不歸鄉寄住耿楚倥家以其爲道學宗主也不知何故遊至京師死於非命大抵清奇可怪而不近人情終非儒者正道李福建晉江人

有感

不能勤耕苦讀而望富貴於塜中之枯骨不思繼志

蓋愆而懺罪過於化外之畸流何如其智也講學者

誣大儒而稽首於彌陀仕宦者畏中官而甘心於鄉

愿可以爲仁乎

造化有差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

不當者宋文公云然薛文清公亦云然愚謂造化雖

差出於無心所以不害其爲造化人則未免有心有

心卽私矣可不愼乎

鐵崖正統論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楊廉夫著論謂元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以金繼遼而以元繼金當時莫不韙之以予觀之廉夫之論固得而不知當時史臣之意尤深也夷狄而主天下此萬古乾坤之大變不當以正統予之元之史官元之臣子也敢謂元非正統哉故不忍正言而繼金繼遼隱然見夷狄自有統緒不可以干夫華夏之大統云爾然則廉夫之論非與日是也廉夫之論直爲元也一時之論也臣子之

事也史官之論婉亦爲元也萬世之論也華夷之辨也或曰恐元之史臣意未必及此曰卽本無此意而偶合焉其得爲正論則均矣

學術

我　朝學術極正自孔孟之後於宋取周張二程而尤以朱文公爲的自陳獻章尊信陸學而王文成公濫觴其說世之學者遂持兩端學校諸君主朱子而遊談諸公主陸九淵然當嘉靖初年　廟廊議論甚正學校不以之造士文塲不以之取士也及王文成

公從祀而子弟之所以爲學父師之所以立教主司之所以取士者咸以朱文公之說爲糟粕雖　朝堂之文移日下莫不以遵朱爲言而反以爲腐濫不惟詆訾朱子并孔孟亦公然譁之甚者尊崇佛老自以爲得志矣世無眞儒寧有純臣哉

讀困知記

困知記卽其立名與記中議論似爲王文成而發然自程叔子朱文公而下及我　朝名公無不爲其指摘而畢竟則遵朱而闢陸所異於朱者惟人心道心

及理氣之說亦學者所不可不辨也以愚之鄙見動時有人心亦有道心靜時多道心未嘗無人心若靜時全無人心則何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也且記謂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之性固人心所由來也理非氣無所附麗氣非理無所主宰謂理氣不可分離則可若曰一物則何必曰形而下形而上亦何必曰理又曰氣耶太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曰太極曰二氣曰五行便有許多件數謂其自然妙合則可謂其不假於合則曰太極何必曰二氣曰二氣何必

曰五行而五行則質之具於地者明有五者亦可指水爲火指木爲金耶記言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而五行之秀氣也曰交曰會非合而何况必合四言方成爲人此皆易見不知整菴公何爲固執必以爲不然也○陽明先生以知行爲一整菴先生以理氣爲一皆有見於理一無見於分殊而整菴先生自謂只當言理一分殊旣曰分殊可謂一物耶

舉業

朝廷以四書五經造士所造者何物在大學謂之明

德新民在中庸謂之盡性在孟子謂之明人倫而謂必自四書五經始造其理則曰博文曰惟精履其事則曰約禮曰惟一皆所以修道也而以文章驗其所學之淺深考其文者正考其德考其道也自後進取之心勝而一意爲文竟不知所學者何事而名之曰舉業一日成名則目之爲敲門磚而不復留心自舉業之風盛而好尚者舍學校之教而自立門戶曰道學不知所謂道者能有出於學校所教之外否也而棄本領宗外家有志者將化而爲異端作爲文字不

惟背於先儒并孔孟亦詆忤之　朝廷之功令日下視爲虛文吾不知所說也

人情所難

虞翻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之娶婦者多慕富貴之家觀此可以少省因思美色人之所好也而娶黃髮以美田宅貽後人之所欲也而獨曰貽之以安與虞翻所云皆人情所難者

季陳二先生論三年喪

人莫難於平好惡季彭山先生貫穿六經所著之書無不大有發明而讀其說理會編唯恐睡去尤可訝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經有明文漢人三十六日蓋葬後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非以日易月也而王元感之論已爲當時所闢陳壘山學術之正我所深服而亦爲所誤二先生我紹之表表者也恐其說一出世俗之不知者至多脣舌著此

鍾山詩

我邑揚維禎元進士也官至江西提學提舉阻兵隱

於松江見　太祖高皇帝於當塗　太祖異其冠服對曰四方平定巾海晏河清服也　太祖喜遂頒行之今各州縣里長老人所戴及大夫士所服細褶衣是也省文稱海清云　太祖復問曰汝事張士誠否曰非其君不事欲授以官曰古七十而致仕臣年七十三矣何敢冒昧　太祖曰聞汝能詩曰學作耳請題　御書鍾山二字詩進　太祖大喜曰詩值千金姑賜五百因曰有薦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見之對曰惜其人學不甚博明日以語濂曰臣學信不

及維禎詩曰鍾山兀立楚江西謂江在其西耳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雄吞古甸三秦小峧入層霄五嶽低顧效華封歌　聖壽萬年王氣與　天齊

保甲

宋王安石保甲之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

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其告捕所獲各有法語備史中王拱辰韓維各言其害安石執言其利遂不可已及司馬光言于高太后始得罷及我朝王文成公祖其意立十家牌語具文集中雖規制少異而其繁瑣難行使宋王韓司馬諸臣見之必有別說而今則徑以保甲名之上下同以爲善政而督責唯急猶幸上雖督責而下官唯苟具文移並不見大害耳爲政者亦何利於苟具文爲已也

鄉約

鄉約之法亦始於王文成公語亦在其文集中讀其文非不爛然可觀而其可行與否亦未可定所幸者亦賴下司具空文塞上人之責而已然姦民之緣此以濟其欲者不少矣若普實行之將驅其廢正業而聚訟不暇其害將不在保甲之下夫政教之行在人鄉人中恐未必有身體力行之人不若無事之爲愈耳如必欲行之　祖宗之法載在會典原使十甲里長每年輪一人爲首又十甲中擇一年老識事者爲老人具禮物以祭社畢鄉飲讀法一如儒學所行儀

因使之講信脩睦辦納差徭若分別善惡則官司之事今非古比恐未可責之鄉人也

社倉

社倉之法人多不明其所由始竊嘗考之于宋有所爲常平倉民間米賤則官出錢而糴米民間米貴則官出米而入錢使其價常平後又以倉在治城鄉民未必能盡及也分置其倉於鄉鎭名曰社倉此則社倉之在官者也後朱文公與鄉人立爲會借常平倉米六百石春放秋收每石出息二斗行十一年將六

百石還府倉餘者仍舊以時收斂不復起息此社倉之在民者也民倉所以起息以府米不可不還亦以同社之人恩義相聯其不願者不與又以有行誼者爲之主故得以時收時放雖出息而無害若官倉則以時糴糶使其價常平而已固不聞收放況復出之息乎唯王安石青苗法行民間大病久之始復常平之舊今上下以爲美法而行之行之得其人者猶可但具穀本不知出之何處而本縣則斂民之穀或以斗計或以石計或以十餘石計至百石者有之使近

倉見年里長常管夏放秋收每石出息二斗方其放也持擔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人及其收也坐倉而待者不能爲之期約官司唯執數以取盈而已而今年糴銀若干明年糴銀若干皆以充官用而無分毫及民也何益於民而爲之乎且賑濟飢荒各縣原有預備等倉不修其法而另立一倉以滋弊其害甚於加賦斯民何不幸至此也且預備唯一倉關防百出而不免於弊今社倉有一縣十餘倉忽變而爲三四倉者皆用官封而文移又有毋得混入官倉之文觀聽

者不能無惑人或言之而有司反以爲阻撓吾不知其所終也

執拘

語治術之執拘者古莫如宋王荆公語學術之執拘者今莫如王文成公王荆公學術無可驗而大要見於三經新義王文成治術不可議而大要見於十家牌鄉約書院諸制使荆公講學未必不爲文成文成當國未必不爲荆公蓋學術治術未有不相須者也予未及讀三經新義其排聖經而執已見則大約似

王文成耳

一條編

一條編之法嘉靖年間起於御史龐惺菴公尚鵬蓋舊法十甲里長第一年當役則第六年審均徭二年當役則七年均徭編均徭則造爲虎首鼠尾冊在前者當重差以漸而輕落後遇單丁女戶則多從免役年久俗敝輕重多不得其平如庫子一名編工食三兩五錢當一年用三百金有餘不止其他雖不盡然而中間亦不軒輊當審時鑽求請托公行衙門人乘

之爲奸無所不至龎公知其然爲改作一條編將里役條編照丁田均作十年初時人亦以爲不便葢舊法十年中惟應役二年而條編則年年編役出銀單丁女戶俱不得免正如司馬溫公論王安石免役之法然役有輕重則銀有多寡而丁則一槩編銀初無贏縮中間役差俱雇募如有不便雇者改用吏員由是小民不假覩求吏胥無由作弊惟有司則苦其拘束然其實同於王荆公之免役荆公紛紛制作惟此有補於治故溫公欲改其法蘇軾范純仁皆以爲不

然而荆公亦以為此法終不可罷觀前事可以知今日矣但變化之時地方之時宜不一有司之意見不同輕重多寡不能盡中其則而日久弊生廢置各從所見姑舉其一二如華庫役所以用庫吏今則庫吏雖在復有所謂直櫃即添直櫃亦當取之於條編而取之糧長斗給本在條編而亦移之糧長甚至坐派於泌湖支分旁出不唯一事矣夫保甲條編諸法其源流多出荆公無補於治者上下以為急務而至其有補奉

欽依者惟恐其不壞在識治體者加之意

耳

理訟

夫親民之道莫先於教養養道非一端而賦役爲重教道非一端而造士爲重賦役之法莫善於一條編造士之法莫先於使之讀書條編不修則横斂出保甲社倉贅耳士不讀書則聞見隘鄉約講學文耳背朱宗陸自以爲禪而不知其入於空虛一鄉之中善惡異趨而群然望以古里選之事預備倉不修而以王安石之青苗冒朱文公之民社不知民社在朱文

公則可非官司所當問也應捕人役與盜賊通同奸利而責遥隔不相知之鄰里以友助不待識者知其不能然則奈何季康子患盜孔子進之以不欲大學論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曰大畏民志然則今之治民者宜在於詞訟加之意矣夫德禮刑政有定論矣舍諸良法而曰詞訟將以申韓加於周孔耶夫古之君子凡聽五刑之訟必即天倫至於悉聰明致忠愛猶恐不至也是故上一人而善者勸下一人而惡者懲此不教之教也今人多其繁文若能教人以善而

及至以事犯於有司則內作好惡外惑炎涼口辨強證一時不察則揚眉俯首者多非其分而欲民之知所懲勸得哉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誠能條一條編之法公詞訟之斷則紛紛末世之制作皆在可省而治道行矣

禫祭

經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舊解中月即月中也今解中月爲間一月所以二十七月當是大祥時已除服惟禫祭至

二十七月雜記謂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學記中年考校亦謂間一年則間一月而禫信矣若除服亦至禫則何以曰期何以曰二十五月邪 練即小祥單言祥即大祥雜記所謂期之喪蓋父在爲母之服不然安得有禫彼吳臨川論則禫後還有心喪

續羊棗集卷之九終